

續金華叢書



續金華叢書



魯齋王文憲公文集卷之四

續金華叢書

廬陵銅溪劉同編輯

鄱陽三臺劉傑校正

辭

詛楚文辭

并序

先秦之碑凡三有祀亞駝之文有祀大沈九湫之文有祀巫咸之
文大抵皆詛楚也歐陽公以世家推之楚自成王十八世而至頃
襄秦自穆公十八世而至惠文惠文末年嘗與楚數相侵伐疑此
時所作子按秦指楚心十八世之詛盟率諸侯之師臨加我其爲
頃襄無疑秦自惠文始稱王不應自稱嗣王惠文之末當周慎觀
王之三年楚固嘗率趙韓魏燕伐秦五國皆敗走乃楚懷王之初
耳惠文不與楚頃襄相值也自是懷王數被秦兵給以獻地而使
與齊絕給以會盟而刳執其君然後頃襄始立乃與秦昭襄同世

粲然可稽豈集古錄考之亦有時而疎乎古者出師必聲敵國之
罪求祐于神如武王底商之罪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是也
詛楚之祀其遺風歟頃襄之時國尤不競今年失八城明年失十
二城飲恨祈知逆婦于咸陽何敢率諸侯犯此氣燄方張之秦哉
予嘗讀蘇氏之論曰昭王欺楚王而囚之要之割地諸侯熟視無
敢以一言問秦者田文免相於秦幾不得脫歸而怨之借楚爲名
兵至函谷秦人震恐割地講解自山東難秦未有若此之壯者此
赧王十七年也司馬公通鑑失載後人幾不得而知詛楚者必此
時乎秦之不道諸侯詛之蓋有不勝其罪者楚不詛秦而秦反詛
之凡數其罪考其世家亦無其實豈有聰明正直之神而甘受紿
於爾之浮詞而甘受諛於爾之牝幣乎決無是理也明矣其碑出
於鳳翔開元寺土下後置於太守之使廳蓋秦穆葬於雍橐泉祈
年觀今開墓在開元寺東南數十步則寺豈祈年觀故基耶

見坡
公手

筆

後之學古者謂三詛文惟祀巫咸者筆法最精王厚之亦謂筆蹟高妙世人無復異論此杜工部所謂書貴瘦硬方通神者此爲得之大觀間舛入御府人始不得而摸拓渡江後間有臨摸本失其真多矣寶祐甲寅之春金華王柏得於鬻書人見而嘆曰此事固無足取也亦先秦之古人也中原之舊物也通國棄之而流落於陋巷之書生豈不異哉爲之序而繫以辭曰

於阜上帝鑒此下民一善一惡有炳其分興亡之感請觀于秦繆辭蹇叔悔誓孔明於赫元聖存之於經秦之於秦豈曰強兵昭襄詛楚虐民慢神言巫不忤勒篆堅珉自播其惡至念猶存甯熊拓地城池雄深三閭旣放舉國昏昏詐槐而繫強橫以婚稷兮稷兮胡甚不仁犧牲圭幣猶冀神聽神之聽之怒終弗平強祭之末六國自焚曾不百年呂已代嬴歐公誤考而曰惠文彼石弗泐彼篆弗堙日月磨盪風殘雨淋揮呵守護奔走山靈事豈足法文豈足

程一時之妄萬世之箴繆誓既錄書生誦吟稷詛遺醜假託籀鳴
彰善瘴惡是日天心彬彬爾籀大篆勃興未經斯鑿骨氣厚淳三
代遺跡不一二聞大觀之後內府祕珍陋巷之士曷識鏤金臨摹
至再大觀其真有來墨本求售且輕摩挲慨嘆剝啗嚙折旋圓
勁隱然渾成玉鉤鐵鎖虬翔鳳騰忘其不道政以字稱第入神品
庸長碑滕

時在字辭

景定辛酉仲春己亥遁澤時充之父冠其從子在于學
古堂俾親友王某祝而字之其辭曰

古之學者學以爲己維爾之先有志斯偉巨扁猶在弦歌息音歲
月泊邁爾繼爾承爾宗爾命冠以追古以祝以醺秩秩賓主我觀
大學三在在前德所以明由致知焉致知之要又在格物盈天地
間物必有則格物之理致吾之知萬理同原皆可類推表裏精粗

推至乎極真積方久豁然自得存之以誠謹之于思惟是古學經
今勿爲或古或今是不立志子也不佞字以一致禮儀旣備敬哉
敬哉于時保之以永方來

汪功父字辭

表姪汪氏子名蒙蚤孤以友愛克自植立亦有志於學
欲從子游一日請所以脩其名者且求其義予以爲字
者固朋友之事因爲之辭以祝之曰

相爾父命名之曰蒙以蒙厲汝俾求其通通之之道學問是充毋
自暴棄而曰顓侗必浚而室必達而聰或徇爾欲蝨賊內訌匪學
滋陋終身昏惰惟道有原惟學有宗載觀彘畫名卦是同艮止乎
外坎陷于中如泉未達莫適西東夫子贊易式啟爾衷乃曰育德
以厚爾躬又曰果行以警爾慵匪育必陷曷大其容不果則止曷
追遐蹤夙夜此訓業廣功崇是曰養正是曰聖功用力必勇立志

必洪孜孜善問如木斯攻懇懇求友如石斯礪必澄以靜必研以窮日積月累八窗玲瓏母間而斷百倍其工功甫字汝以要其終汝父已命匪予之從

吳子善字辭

實祐癸丑季冬吉日松陰先生吳仲淵父冠其子思齊而謀其字於友人金華王某再拜而祝之其辭曰

古重冠禮筮人旅占筮賓戒賓必惟其賢我實不敏爲子之辱字之以辭尙能昭告后皇嘉惠降中于民善善惡惡是曰良心氣質匪拘欲物匪蔽毋自棄暴必先立志我懷古人德賊道尊赧然而奮我曷未能舜何人哉有爲若是希聖希賢惟學可至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能行其行是亦堯焉爾醴爾醺爾冠爾服鑒爾嘉名祝爾成德惟子祝子有言爾宜好善心切故能思齊我其字之日子善父汝受而保承天之祐

竹字詞四章

平生此君兮交歡挺勁節兮琅玕當窮冬兮萬木搖落貞獨立兮
翠寒

承嘉惠兮君子之庭昭爾扁兮追舊日之風聲抗塵容兮不屈中
自守兮虛明

周子言兮甚密聖可學兮其要有一止無欲兮二字故靜虛兮動
直

動直兮靜虛本立兮不孤有容兮乃大忤人兮任渠

序

續國語序

昆侖旁薄之廣大前瞻後際之無窮宇宙之間人之所以靈於萬
物者以至理獨會於此心可以知來而藏往可以原始而反終也
天開文明河圖斯出聖心默契畫卦造書而後三墳五典八索九

丘傳于世後一千八百六十有餘年吾夫子秉道統之傳任述作之責咸黜舊聞斷自唐虞而已夫子豈不欲備上古之淳風考制作之本始採幽蹟而昭陽德也顧其荒誕鄙野龐雜殽亂或訛其旨或失其傳非可以立人極闡世教爲萬世帝王之法程於是因民心之感以正其情刪詩者所以導其和也因治世之事以達其道定書者所以立其教也因民用之疑以極其變繫易者開物之書也因亂世之事以悼其失作春秋者立法之書也天地忽否吾道荆榛詩書厄于秦楚烈焰之中漢之儒者不能追亡補逸以足百篇之義乃過用其心於百篇之表矜功衒博詭聖誣經如畫鬼神誑惑羣愚而莫能證其形似也大抵翻空者易奇覈實者難工異哉太史公之爲書也唐虞之上增加三帝曰黃帝曰顓頊曰帝嚳論其世次紀其風績驚駭學者以吾夫子之未及知也吁學至於吾夫子而止夫子之所不書太史公何從而知之缺其所不知

不害其爲學夫子也至我本朝蘇黃門始曰太史公淺近而不學
踈畧而輕信朱子屢稱此言最中其病及觀黃門之古史又上及
於三皇以伏羲神農黃帝充之若與大傳同以少昊顓頊帝嚳唐
虞謂之五帝終與大傳異其輕信何躬自蹈之乎堯舜吾知其爲
帝也禹湯文武吾知其爲王也皋夔稷契伊傅周召吾知其爲賢
也吾何從而知之以吾夫子之書而知之也夫子聖人也前聖之
相傳至吾夫子而止後學之取信亦至吾夫子而止於吾夫子而
止於吾夫子不得取吾信烏乎取吾信唐虞之上三皇五帝之有
無離合吾不得而信也出於吾夫子之言吾之所信也其或出於
諸子百家之書非吾之所敢信也雖百篇之義固不得而追補然
其大經大法巍乎粲然如日月五星之麗乎天未見其不足也千
載之下猶未聞有法而行之者以追帝王之餘風尙何求於茫茫
不可致詰之外哉春秋之書吾夫子之親筆也其人可信也其時

可近也傳之者失夫子之意多矣曾不是之求乃舍近而求之遠棄實而求之虛何耶天地之內一日之間事如沙塵何可勝紀大者無出於三綱五常而至微者以亦有理三代既遠自漢而下其見於史者十有七不過存一二於百千萬億之中而學者猶罕能盡觀而徧考也我朝治平間先正司馬公奉旨編成資治通鑑合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爲二百九十四卷君臣出治之本天人相與之際規諫之從違刑政之得失善可爲法惡可爲戒採摭刊削井然有條最爲三代之下甚盛之書也文公朱先生以之編通鑑綱目五十有九卷大書爲綱分註爲目綱倣春秋目倣左傳踵編年之成文還策書之舊制門人李方子爲後語精覈明暢發揮本旨羽翼麟經殆無餘蘊僕嘗聞朱子曰左氏於春秋依經以作傳復爲國語二十一篇國別事殊或越數十年而遂其事蓋亦近書體以相錯綜云示以建安袁公樞爲本末其部居門目始終離

合之間又皆曲有微意其錯綜溫公之書亦國語之流矣於是考國語之爲書始於周穆王終於周定王凡四百八十有餘年止八國之書合一百八十有二章唐之柳宗元乃以國語文勝而言龐好怪而反倫學者溺其文必信其實是聖人之道翳也遂作非國語六七十篇以望乎世者愈狹而求相於呂化光豈不愚哉司馬公曰國語所載皆國家大節興亡之本宗元豈足以望古君子藩籬妄著一書以非之宋秦公嘗敘之曰自魏晉以後書錄所題皆曰春秋外傳國語是則左傳爲內國語爲外二書相副以大成業凡事詳於內者略於外者簡於內先儒亦以爲然以是知左傳國語不可偏廢袁公本末之書歷年幾兩倍於國語而不過二百三十八章或者疑其太簡且病於無所發明然時益近而事益多此勢之所必至事益多而詞益少此可以見其筆力之精也不觀其博則不知其精不知其精則不切於用爲士者以萬物皆

備之身而不以古今自任不以經綸自期者亦自遏其躬而已僕因考通鑑之初語卽外傳之終語也以是知司馬公之意未嘗不拳拳於外傳於是分門約語附諸儒之論辨編爲續國語凡若干卷合若干章以備一家之支流餘裔竊嘗疑之左傳國語文氣不同未必出於一人之手左傳之文浮國語之文質浮者近於誣質者近於冗左傳多詳事情國語多陳制度然重見者亦少雖間有之而詳略且異若故相避然此可疑者一也見于春秋者猶有一百二十四國今國語止列其八它皆不足取乎況陳宋衛秦皆大國也亦無一語之可紀何耶此可疑者二也齊之內政不見于經而出於管子先儒皆以爲非管仲書疑戰國之士僞爲之豈有七百餘年之齊別無它語獨刪節此書乎此可疑者三也漢興之初亦以周之舊典禮經廢墜影滅諸儒幸得其傳皆欣然存之而不疑司馬公已定爲列國之舊史矣非左氏之文也嘗聞諸國各有

史而不相知秦併六國始盡得之往往私相傳錄皆非全書左氏
文之而爲傳國語疑未經穿鑿者秦兵本國也宋衛非秦所滅所
以獨無歟自入通鑑以來周止亡國之語耳非可續也魏趙韓分
晉而晉語亡田和篡齊而齊語亡越已滅吳楚復滅越滅魯韓滅
鄭齊滅宋故國所存惟楚而已吁中原禮義之國帝王聲教文物
之地俱已丘墟雖秦楚亦未幾而亡矣此天地之大變古今之奇
禍也烏在其爲可續哉雖然僕之所續者書也非續其國也誠以
國言之續固亡矣而有不亡者存以吾夫子之聖亘萬世而不可
磨滅門人子孫斑斑於後世遠夷暴君亦莫不歎謁致敬至今猶
然雖周公伯禽之封國實成湯微子之苗裔也遂以續魯語爲首
上以黜夫子之所不取下以魯夫子之所傳續魯語者亦所以續
宋語也又以之補袁公本末備云

重改庚午循環曆序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四時代謝循環不窮而元亨利貞之德未嘗
須臾間也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得天地生物之氣以爲體
子子孫孫曾元雲仍千宗萬派與天地相爲終始此所謂民吾同
胞者共此一原之氣故也雖其顯晦斷續之不齊而此氣初無間
隔譬之水焉自一勺之微集而爲溪澗川谷匯而爲沱潛淮漢其
間斷流絕港固不能無然渾渾浩浩不害其爲長江大河也譬之
木焉自一苗之生發而爲榦支條葉養而爲梗楠豫章其間枯萎
槁落亦不能無然鬱鬱茂茂而不害其爲聳壑昂霄也古人立大
宗小宗之法所以合其同而嚴其別固已見之圖譜原其受姓之
初考其遷徙之序烏乎吾不得而知之矣大宗之法有二義截然
以始來在本國者爲始祖亦一義吾宗始祖三府君唐末自義烏
之鳳林來居城下生死之年月無傳其子六府君實生于朱梁之
庚子感天地生生之德流行不息惟吾宗生生之氣流慶無窮遂

以庚午起曆凡我一原生息之慶悉書其日月于逐歲之下周而復始若循環然雖百千萬年可同此一曆也續而成之尙有望于爾後人

送倪君澤序

士有求名而勉爲自脩者此世俗爲人之學也士有好脩而指曰求名者此世俗忌人之論也求名得名而實有未至不特人敗之天亦有以敗之非天故欲敗之也此理之所必敗也有其實而名自至豈人不得而掩之天亦不得而掩之非天不欲掩之也此理之所必不能掩也自其變者言之有其實而名不稱者有之未有無其實而能久盜其名者也夫以求名爲心名苟得矣則所以自脩者必懈誠以自脩爲心名雖得而自脩者益篤何者思其實之不稱是名也爲人爲已於是可以判矣若倪君君澤所謂有其實而名自至者也予知君澤爲最密其爲人也外木訥而內精敏所